

2022年4月7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汤娜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

“水浒”时代的真沧州

综述·人文篇

## 沧州景城郡的风景和过往

■殷毓平

岁月是一只飞翔的大鸟，它穿过云层，在雾气茫茫中展开翅膀，俯看千年前的沧州。沧州景城郡，这座历史悠久的宋城，在历史的烟霏中渐渐浮现，一帧帧自然的风景徐徐打来，一串串熟悉或陌生的名字不断地闪回叠现。

如果穿越回到北宋，在沧州一游，会看到怎样的风景呢？

铁狮子的头始终是昂着的，它的身躯是那样的年轻，在阳光下闪着绛紫色的光辉。它是这座州城的地标，是城中百姓镇遏海啸水患的精神寄托。人们经过这里，常常充满敬意地驻足，仰望这座“镇海吼”的雄姿。建于后周广顺三年（953）的铁狮子，背负莲花，身刻《金刚经》，幸运地躲过了柴世宗的灭佛运动，在北宋王朝167年的历史中，目睹了沧州所有的日子，见证了沧州形形色色的人和事。

“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……”清风楼下，传来阵阵吟诵之声。建于晋代的清风楼是大宋文人把酒临风、谈古论今的地方。司马光来河北调查河流情况，就曾在此驻足怀古，和任职沧州的好朋友孙器之共同唱和清风楼的风光。

距铁狮子八九里之外的作清池，是个神奇的地方。作清池水味苦咸，冬夏清澈，旱年不枯竭，大水不泛滥。沧州百姓说，这是“海神之宅”，常有白鱼出没，幻化龙形。如逢旱年，这里祈雨灵验。北宋年间的沧州知州韩正彦专门撰文刻碑，记下龙井的灵异故事，以示后人。

出城门向东，是盐山县的秀丽风光。无棣沟、马骝山，其自然山水，引得文人们竞相咏叹，早在唐代，沧州诗人刘长卿有《晚泊无棣沟》的生动歌咏。这里还有许多古老的遗存：秦始皇派徐福东渡的卮兮城、汉武帝巡海所筑的武帝台、刘秀战败渴极而饮的扳倒井……

由沧州城向南，南皮县那一座座古迹，像一颗颗成熟的果子，缀满了历史的参天大树。春秋时期齐桓公筑城修缮皮革的古皮城、汉河间献王五子封侯的五垒城、曹丕与好朋友吴质沉李浮瓜的寒冰井、曹操攻袁谭时的曹公固、姜太公在这里直钩独钓的钓鱼台……

宋城沧州向西，是高阳关路的政治中

心瀛州的所在，瀛台、高阳台是她的标志性建筑。以汉献王刘德墓为首的汉墓群是这里宝贵的文化遗存。

沧州城向北的运河之畔，有乾宁军神秘的中条山，唐代谏议大夫阳城先生曾在此隐居修行，大文豪韩愈曾撰文记述此事。乾宁军的木门城是汉高帝时的参户县。这里的盘古沟、盘古井传说是盘古开天辟地的地方……

宋城沧州，东临渤海，背倚运河，有着看不完的风景，讲不完的故事。

而让这些风景活起来的，是这里的芸芸众生。

我们发现，宋城沧州这片宽广的土地，很多名人来过了：包拯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颂、贺铸、何承矩……

我们知道，宋城沧州这个神奇的故乡，很多沧州人成名了：张知白、贾黄中、李之仪、李之纯、刘翰、张凝、李重进、释道圆、释清满……

可是，有一份长长的名单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地一一展开——

那是被封封在沧州的王侯：景国王赵匡胤；渤海郡公吴育；渤海郡王高怀德。

那是做过横海军节度使、节度副使的人们，除了本专栏介绍过的米信、何承矩、雍王赵颢、冀国赵匡胤外，还有李万全、赵德文、赵元俨、石保土、王显、刘平、田京。

那是任副都部署和都部署、沧州知州的人们，除了我们讲述过故事的苏颂、曾巩、李之纯、李寿朋、张利一、何灌外，还有荆嗣先、周仁美、刘平、李继隆、李重贵、乔惟岳、张美、赵谔、柴禹锡、安守忠、尹宁、李斌、慕容德丰、刘蒙正、李允则、靳怀德、张煦、陈兴、张忠、田京、孟元、李复圭、李昭遘、施昌言、郭功、杨偕、宋俊、王果、韩贻、沈立、张纶、刘焕、杜惟序、葛怀正、葛怀敏、张颢、王临、王举元、王子绍、楚建中、高赋、

张问、姚雄、李昭玘、唐恪、杜充、赵瞻、刘锡、李仕衡、范雍、陈鹗、王实、马仲甫、吕希纯、李休光、韩正彦。

那是通判、县令：陈璜、李斌、韩固等。

那是从家乡走出的沧州人，除了本栏详述过的张知白、贾黄中、刘攀、李之仪、李之纯、李重进、刘祈、刘翰、刘遇、僧道圆之外，还有田京、王荣祖、张子思、邢希载等。

这些名字，乍看上去显得陌生或者乏味，但任意选择一个名字仔细辨认，其背后都是一串串长长的故事。

那位沧州知州韩正彦，是为我们留下沧县作清池真实记录的人。元祐二年（1087），沧州知州韩正彦上任伊始，听当地人说作清池的祠神十分灵验，当时并不以为然。第二年沧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，韩正彦听人劝告，诚心斋戒，真心致祷，当晚就下起了大雨。于是他重修祠屋、神像，并写下《龙井灵异记》，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。虽然这件灵异之事实属巧合，而他为后人留下了当时龙井状貌的记录十分珍贵。

李允则，是位宋代名臣。咸平年间任沧州知州时，契丹大军包围了沧州城，李允则率军民奋勇击退敌军。百姓传说，当时作清池神龙现身，前来助阵，它上下飞舞，吓得契丹人面如土色，慌忙逃窜。

沧州知州田京，招抚流民，免税给他们田种，使许多外乡流浪的人们移居沧州，任职期间增加了居民17000户。

知州孟元，在沧州食盐难卖的情况下，以军粮换盐，解决了百姓生活之困。

知州唐恪，在黄河决口、水犯城下时展开州城自救，拒不执行水利官员调拨沧州船只、兵士的命令，终于保全了水灾中的沧州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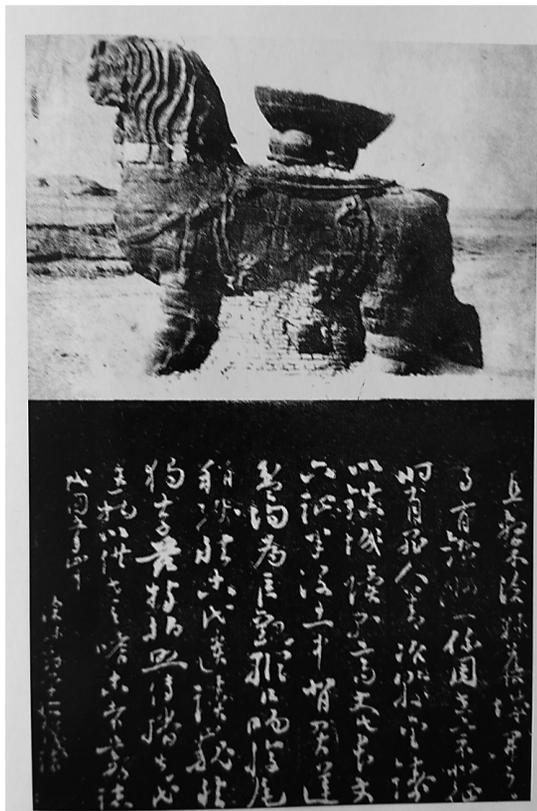
县令孔遵是孔子的四十一代孙。

知州范雍当年救过名将狄青的命。

……

而这个名单之外，还有一些人被遗漏了。著名词人贺铸有诗《送表侄赵子亿之官沧州兼简通守李延宁》。诗题中“之官沧州”的赵子亿，是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六世孙，却没有记录在史册官宦志中。诗题中的通判李延宁，史有其人，他曾提点京西路刑狱，也没有收录在沧州方志之中。

而在宋城沧州之外的周边，瀛州、莫州、乾宁军、永静军，在北宋时期有苏辙、苏迈、刘泾、富弼、刘摯、刘跂、石延年、杨六郎、杨嗣、权邦彦……等等名人留下了那么多动人的故事，精彩的传奇。



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《沧县志》中铁狮子照片及志文

有的过客匆匆，仿佛惊鸿一瞥；有的横征暴敛遭到百姓唾弃；有的施惠于民为后世传颂。

还有一些小人物。负土成坟，为亡母昼夜啼哭的孝子胡元兴；父亡后庐墓三年的孝子李观光；数世同居、和睦大家庭的主人崔凉、郑士才、孙楚信、刘贤、边凤举；工画山水、师法李成，每画作完成都大呼“奇！奇！”的沧州画家王元通；长于读书、通晓大义的“东岳真人”刘德仁；能日行三百里、为大家义务送信的道士崔文珍；募建石碑河上杨家桥的杨道人……

这些普通民众带着时代的烙印，在一百多年的过往中，幸运地在史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只言片语。而真正撑起沧州城脊梁的，是更多默默无闻的沧州人民。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民群众，撑起了那个时代真实的人间烟火，是我们打捞历史珍宝时不该忽略的真正主人。

宋代沧州是座谜一样的城，我们带上一颗赤子之心轻叩她的门扉，打开岁月烽烟里那紫萦缭绕的心结。虽然，我们不能一穷尽她的故事，但我们直视那些风起云涌的跌宕生活，细数那些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，观看群星闪耀的这一天历史天空，种种史实让我们发现，北宋时期的沧州是一座具有重要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地位，蕴含着丰厚人文积淀的城市。她养育着生生不息的沧州人民，成就着熙熙攘攘的经济生活，上演着人才辈出和群星闪耀的动人故事，传承和发展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之脉，彰显着战争与和平中不屈不挠、昂扬向上的风骨与灵魂。那一段段精彩纷呈的真实历史，足以让后来人自豪地传扬和述说。

（本文主要综合《宋史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沧州新志》《盐山县志》《南皮县志》等。）



美国矿业工程师托马斯·T·里德于1910年拍摄的铁狮子